

★啼笑皆非  
□余孝波(中原区)

结婚多年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我们两口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。你说谁家不吵架呀？只不过，我们不是文吵，是武吵！妻子嘴不停，手更是不闲着，见着什么就摔什么。每次，我看见摔坏的东西，真的很心疼，觉得心里特别憋屈，总希望有人来劝架评理。可左右邻居从来没有来过，反而像躲避瘟神一样，平时就躲得远远的。

这天中午，我们在厨房做饭时，又吵起来了。妻子照样摔盆碰罐，屋里一片狼藉。妻子摔够了，也摔累了，家里总算平息下来。

这时，突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。我想着：这次总算

## 吵架之后



有人站出来，来声援正义了。我赶紧去打开门，只见伸进来一个脑袋，怯怯地问：“你家有破家具、坏家电卖吗？”

★弄巧成拙  
□刘晓先(金水区)

老婆是个电视剧迷，一有空就坐在电视机前赶场似的看电视剧。不过最近在我的监督下，她不得不与电视划清了界限，因为她即将参加一个职称考试，必须抓紧时间复习。

这天晚上，老婆从书房出来，伸了伸懒腰对我说：“老公，我太累了，今天让我放松一下吧。”看着老婆一脸的疲惫，我不免有些心疼，点了点头：“行，不过可要适可而止哦。”老婆乐颠颠地把电视打开了。很快，老婆便被一个言情剧吸引住了，看着老婆聚精会神的样子，我忽然计上心头——老婆看电视剧最不

## 电视的诱惑

能容忍别人告诉她结局，如果知道了结局，她就对剧情一点兴趣也没有了。于是我立刻打开电脑上网，查看关于这个电视剧的介绍，把结局记在了心里。

晚上关了电视机，我告诉老婆那个电视剧我以前看过，然后不顾她的反对把结局一口气说了出来。本以为老婆会生气，谁料她一脸惊讶：“什么？男一号居然和女一号的妹妹结婚了？哎呀，我还以为这是个很烂的片子，打算不继续看了呢。现在看来，它的剧情一定很曲折感人，老公啊，你让我把这个电视剧看完再复习，行吗？”

★南辕北辙  
□刘东伟(金水区)

昨天下午，领导把我和小张叫到五楼的休闲室打乒乓球。领导一抓球拍就不放手了，让我们两个和他轮流对战，一会儿，领导就累得气喘吁吁。

玩着玩着，领导的腰带突然断了。领导正上瘾，就提着裤子问，“你俩谁把腰带借我用用？继续玩。”我和小张都把腰带解了下来，可惜，领导的肚子太大，谁的也系不上。领导趴在窗口往外一看，见司机小王正在楼下擦车，就大声喊，“小王，去给我买条腰带。”小王把手放在耳朵上，朝上喊，“头儿，顶风，我听不

## 肢体语言

见。”领导掏出手机，刚要打，小王在下面又喊，“头儿，别打了，手机没电了。”我忙说，“头儿，要不我下去趟吧。”领导笑着说，“不用，我有法儿。”说着，领导走到阳台上，朝下面提提裤子，然后拍拍自己的腰。

“OK，明白了，马上去买。”小王朝上喊了一声，钻进了小车。

领导找了个沙发坐下，看着我和小张对打。过了一会儿，外面楼梯上有了动静。领导笑着说，“瞧，小王够聪明吧，我做几个动作他就能看懂。”话音刚落，小王抱着几盒方便面进来了。

★人在旅途  
□郑啸(二七区)

和朋友到某地旅游，中午时分我们去一家饭店就餐。一看菜单，乖乖！贵得吓人。大家一商量，弄一两个凉菜，吃碗面哄哄肚皮算了。

服务员把菜单拿到包间，朋友们开始你推我让点菜权。服务员在旁边等得不耐烦，说了句：“你们先看着吧，看好了我再过来。”然后转身走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西装革履，大腹便便，满面红光的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，我看他胸前别着一个“新郎”的胸花。年轻人进门，大手一挥说：“兄弟我今天结婚，饭店所有客人的账我全包了，放心大胆地吃啊。”说完扭头走了。有这么便宜的事？我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派

## 有人请客

个代表到外边一看，还真在举行一个婚礼，其他包间的客人也在吵嚷“可劲点啊，这顿饭可是免费的”。

我们这才放下心来，点了满满一桌酒菜，美美地吃了一顿。吃罢擦擦嘴，正要走呢。服务员拿着账单走了进来，对坐得最近的我说：“先生，这次您一共消费了818元，是不是把账结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不是在您这儿结婚那年轻人请了吗？怎么还要我们结账。”

服务员笑笑说：“您说的是那傻子啊，从窗子往外看看吧。”我们拉开窗帘一看，刚才那小伙子仍然戴着“新郎”的胸花，正跟一群七八岁的孩子玩过家家呢，早已是泥一身、土一身的了。

**本期读点：**我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验，这一行最考你眼力，既要会看东西，又要会看人，我一看这个胖子，就不像个实在人，想从这种人嘴里打听消息，说好话不如激他。

我感觉能从胖子嘴里掏出点什么来

这个时候，突然就听到前面的胖子大叫：“啊……”我一惊，刚想问他“啊”什么，突然脚下一空，也“啊”的大叫了一声，原来刚才没有拿矿灯，又转了几个弯，基本上看不到东西，这个时候脚下的路好像突然间没了，我看不到下面，不知道有多深，就觉得好像正掉向无底的深渊。

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被屁股上的剧痛取代了，正晕眩间，突然一阵闪光，胖子打亮了他的狼眼手电。我一看，这里又是一个石室，非常的简陋，和我们刚才大战尸蹩的那个非常类似，但是因为大小不同，我知道绝对不是同一个。不过胖子这个时候非常紧张，说：“真是冤家路窄，该不会这里又招虫子咬吧？”

我想有油瓶在，至少

## 盗墓笔记(二十七) □南派三叔

50年前，一群长沙土夫子(盗墓贼)挖到了一部战国帛书，残篇中记载了一座奇特的战国古墓的位置，但那群土夫子在地下碰上了诡异事件，几乎全部身亡。50年后，其中一个土夫子的孙子在先人笔记中发现了这个秘密，他纠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盗墓高手前去寻宝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古墓中竟然有着这么多诡异的事物：七星疑棺、青眼狐尸、九头蛇柏……这神秘的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真正的棺椁？为什么墓中有那么多谜团无法破解？小说本身悬念重重，情节跌宕，十分精彩。

虫子不用怕，回头一看，靠，他竟然不见了！难道和我们跑岔了路了？我急忙回忆了一下，发现原来刚才混乱间，我根本就没注意他是否跟着过来。我转念一想，那怪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能任由我们跑掉，肯定是在后面帮我们挡了一下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凶多吉少。

心里越想越觉得非常不妙，这样下去，迟早是个死啊，那胖子检查了一下四周，然后把潘子放到角落里，自己也坐了下来，揉着屁股说：“对了，我得问你件事，你们是不是也来找鬼玺的？”

我一听莫名其妙，“难道，真的有这个东西？”

胖子仔细听了听，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追过来，轻声对我说：“怎么？你们什么都不想知道，竟然敢下到这个墓里？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个鲁殇王，他是干什么的？”

我一听，似乎能从他嘴巴里掏出点什么来，便问：“他不就是个小诸侯王吗，只是听说能借阴兵打仗。”

“屁，”胖子很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“我和你说，这个所谓的鲁殇王和那所谓的借阴兵打仗，其实都是一个弥天大谎，这个古墓里暗藏的玄机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你猜破了头也猜不到。”

我这几年做古董和拓本生意积累了不少看人的经

## 连载

啊！他们必然是到处挖坟盗墓，如果被人发现坟土被动过，就说是鲁殇王借了这些墓主的魂魄，于是借阴兵一说便传开了，那个时候的人非常迷信这些，后来就传得神乎其神了。”

我不是非常相信，说：“你们就凭这些信息就做这个结论，未免太武断了吧。”

胖子瞪了我一眼，怪我插嘴，说：“当然不止这么点证据，最直接的证据就是，这七星疑棺，历史上记载，首先就是盗墓贼使用的，因为他们自觉盗墓无数，惶恐死后遭到相同的命运，于是凭借他们的经验，设计了这个虚棺之局。他们认为，无论机关再精巧，也拦不住盗墓贼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他们犹豫不决，无法下手！这七个棺材，除了一个真正的主棺之外，其他六个，无论哪个被误开，都是九死一生，里面不是暗弩就是设了邪术。到了宋代以后，这个局才逐渐被一些能工巧匠发扬光大，这种设计出自不光彩的职业，普通人家是觉得不吉利的，而且一个墓穴里放七个棺材，花费也太高。”

中国友谊出版社